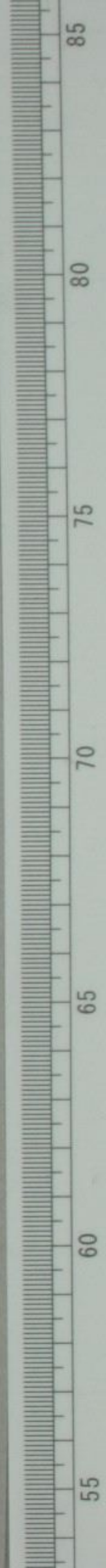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3



文庫 11
D 292
103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朕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為虞部員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列傳

一

御製

010190562714

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
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
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
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冲
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
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
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
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
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
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
雅好左氏春秋命冲與朱震專講冲敷衍經旨因以規
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
讀詔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
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
良之士以克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
學爲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
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
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
裕蔽自朕志宜卽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冲震可備

訓導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冲撫育之爲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焯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沔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北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祕書

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爲贊讀
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
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
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
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
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
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
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
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
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

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
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
于園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
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
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
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
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
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

願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願作通書程願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願之友朱震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天若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

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
第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
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
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
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
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
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闡發獨智又言
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
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
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
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
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
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
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紕則參用臺
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
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
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
試矣語未竟日晨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
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

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旣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竊大臣爲去就懷姦狗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狗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八若更指爲京黨則人財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擇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

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爲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解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稟從而擠之詔與郡稟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二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

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
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
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
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
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
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
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畧
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
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
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
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
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戡定
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
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
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
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
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

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逾貪坐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旣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

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
闈當先去之願浩大喜卽引勝非爲勅而降旨曰胡安
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
僊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
卽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
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
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願浩卽黜給事中
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
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
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
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
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
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願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
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
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願關中有張載
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
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

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
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
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
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
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
蓋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
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
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
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
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未震
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
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
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
浮世利名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
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
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
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
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
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
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
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
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
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
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
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
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
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
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
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
臬薦召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
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
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
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
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
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
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

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
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
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
血迨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一向畏縮遠避
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
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
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
禍者也黃潛善與汪伯彥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
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
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溼之陵廟則畚鍤驚之堂堂中華
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宇喪生
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旣不爲迎二聖之策因循遠
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
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
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
竊山海恐非爲自全之計願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
庶之謫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虛
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
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
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

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
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疆盛如漢
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
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疆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
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
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
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
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
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
虛文治兵擇將誓戰大慙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
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已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
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
利於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
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
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
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
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
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
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
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

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羣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爲子弟欲北向而有爲將見舉四海爲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如今日豈不

天地相絕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旣久而不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

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爲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歆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統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

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妬忌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其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旣息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

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
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
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
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
卽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
皆行于世其爲文根著義理有裴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
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
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
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

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
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
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爲
大憂者蓋良心克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
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
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
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
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歎然而餒惻
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
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

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
舜可以免矣而舜感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
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
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
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
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
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
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踈賤
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况陛
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克陛下仁孝
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
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
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
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還兩宮亦何誤耶萬
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
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讎臣
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
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
寬之不敢以爲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
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

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
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
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
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
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
國家君臣父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
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訐王師傷敗中原陷沒
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
厥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二三綱之本性
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
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
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
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數退無堅定不易之誠
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
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
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柰何
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
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
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閈爲國子司業請

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疆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惜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刼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毋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終
定官秦熈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熈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寧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福建路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六

陳亮

鄭樵

林震附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竒之目

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
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
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
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
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
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
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
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
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
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
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
天地之正氣鬱遏而又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
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
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
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
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
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江北流寓
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
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
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

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
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
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
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
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
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
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
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
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爲決
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
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
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
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
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
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
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旣久
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
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
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

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
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克滿無非財
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克滿無非財
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
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
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
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
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
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
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
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
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
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
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
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
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
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
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遽和以惰
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

戒懼之不可以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千勝之不可保糾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震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

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
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
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
難自莞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
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
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
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
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
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子晝夜憂勤於其上以義
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
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
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
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
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
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
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
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
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
天下之英偉竒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

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腴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勤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大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大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

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節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彊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異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克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逖責人才日以闕葺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

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
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
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
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
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
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
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
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
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
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
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
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
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
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
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
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
往倚以爲疆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
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
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
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

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

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

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
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
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
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
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
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
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
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
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畧論天下
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
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
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
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
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
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
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
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
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
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

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旣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嘆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

事由亮聞于官箐榜僅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極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旣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旣已耐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

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儻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畧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未胡椒特置亮羨哉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

卿鄭女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
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
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
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
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
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
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
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
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
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
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
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
夕卒亮之旣第而歸也第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
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
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
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
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
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宮非故典也端平初諡
文毅更與一子宮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
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
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
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
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
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待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
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
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廸功郎禮兵部架閣
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
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請脩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緝閱
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
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
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
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
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同郡林寔字時隱擢政
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
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
矣紹興中爲勅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卽掛
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爲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

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爲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時薛拯胡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圯弗治道傳斃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懸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會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羨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爲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

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二官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爲心傳後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七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子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

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迴得以
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
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
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迴迴曰大
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
興丞盜入縣民齊劊家平素所不快者皆晉絰逮獄州
屬迴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劊訟不已會獲盜寧國
劊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旣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
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寃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
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
誅其黨剗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讎之義頌
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
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
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
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
爲法迴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
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
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
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
之道爲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

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而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民饑府檄有愬閉糶及糶與商賈者迴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止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强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稅至薄迴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迴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春簸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食卽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迴廉得之爲紀其事白于郡郡

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迴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會不是思而橫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迴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見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爲迴言其事迴走告于郡守月給之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

以廟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庾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

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
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
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
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襍志南齋
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
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
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
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
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約以致任恩調巴陵尉攝邑事
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
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
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
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檄視
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
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
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
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
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
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採荒實

跡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
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
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
閭閻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
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廢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斑主大農經費
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
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
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爲參知政事與
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太
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濇明安
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
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
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
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
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
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徇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
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
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

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克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而尤謹奉

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克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徃徃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

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梟吏姦擾戶長費用有節滲漏
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
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
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
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清之自
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
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曰
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
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
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媾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
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念士風
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
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
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
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
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
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爲閱武場凡禁軍役
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
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
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

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
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
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
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袁羅黠皆力薦清
之於上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
論國事諸生徃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
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別
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
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
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旣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
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
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
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擘寓丹
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爲邵州錄事參軍死
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
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
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
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以財爲訟
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
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

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
文集農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
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
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
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士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
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人對首言權臣開邊
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
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
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
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
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
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
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
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
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
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
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
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
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

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
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
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德
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
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
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
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
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
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
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
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
又繼以封駁事論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
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
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
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
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
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
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
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

爲心克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
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
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
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
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
大脩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克實
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餼皆
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
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爲從官之人遂方請去出爲祕閣脩撰江東轉運

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
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
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樽
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
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
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
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
皆徃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
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
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觀薛

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
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
還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
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
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
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
軍敗劬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復徧行海濱
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
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
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
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
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
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順胡安
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
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旣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
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
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
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
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橐請以飛虎軍戍

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
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
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
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
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
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
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頤追封秦
王舍罪愆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
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
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
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
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雪
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期
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
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
包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性又疏
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
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
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

州趙鉸夫對親擢鉸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
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
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
燕間之地仰瞻楹桶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
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浸備以一
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
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
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
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
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
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
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
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
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
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
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
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
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
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寘
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

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徃汀寇起德秀
薦陳韓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韓
計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
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
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
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
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
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

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
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
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
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
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
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
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
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
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
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

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脩勅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

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亮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

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
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旣薨上思之不置謚
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
成人少長英悟絕出口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
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
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劔南
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
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用
事謀開邊以自固編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
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
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
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
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脩姑遣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
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枬卽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冑持不可
而上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
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
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
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人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

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
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
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
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
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
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爲文
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
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
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
風復葺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
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
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
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
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論肆之如其請遂寧闕
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
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
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
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
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

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榦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脩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仗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聞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

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
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
求之對天地事父母見群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
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
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
不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
之際公聽僉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
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
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
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劇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
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
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
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脩撰知常德
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
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
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
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
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
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

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
武備不脩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
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
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
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
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斃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
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
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
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
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
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
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
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
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
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
望而僉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
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
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
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
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書漏下四

十刻而退兼同脩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
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
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
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
廟乞趨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
詔從臣集議以抹楮弊乞儲闔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
事如儲人才疑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已之詔
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
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
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
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
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
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
學亦上書爭之適邊境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
旣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宜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
至尋兼提舉編脩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
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
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六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
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
調遣援師裂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

旬召爲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
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旣出則復以建督爲
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
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
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
下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
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
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
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

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
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
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
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
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
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日太守天子守土之臣
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
且交薦之德明日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
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

託之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
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
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
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
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
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濂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
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
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
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上師悟堂刻朱熹家禮
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士親爲講說遠近化之
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
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栢

徐夢莘

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干巾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為賓客嘗造趙汝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列傳

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
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
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
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
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勘會大
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
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
妖浸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
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
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爲天下
共主爲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
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
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
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
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荅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
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
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旣
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
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懼於疆敵敬心旣不敢盡
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旣以玩熟

而貪濁柄國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
陛下之所欲爲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
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跡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
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
也上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羣
璫之勢徹清都之遠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
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
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
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

平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

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爲治亂持危之計
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
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
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
本必先疆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喪體胖泮渙而優
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
以爲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
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
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
職遷祕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賓贊

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祕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嵩之泉州守謝堽召爲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遷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爲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王牒所檢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已盡下恢太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疑冰解而驟合旣得自便卽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奧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于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怒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

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
留求補外以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
度宗卽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
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
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
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
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
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
國府賜金帶久之又召爲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
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
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宮進華文閣學士以
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諡文清
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夔爲臨州縣丞而黃榦
適知其縣事伯夔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
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
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
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

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
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
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
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
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
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
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
王栢旣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栢高明絕
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
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
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
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
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
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
通判鄭士懿守蔡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
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
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定所著
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

近思錄發揮

王栢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十八學中庸孟子子通鑑綱目標注點

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

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擗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太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襍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爲南安軍教授

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
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師恚其私於民欲從
簿書間攬撫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
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
榦官朝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莘從行謂廣西
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
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
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爲轉運使夢莘旣知賓州猶以前
議爲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
官般法矣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
江西阻訐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顯末乃網羅舊聞
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
年凡曰敕曰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
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祕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
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
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
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
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
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敝篋筆略鼓

吹詞郴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
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
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對言人
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
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
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
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子
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
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
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
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
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
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
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
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
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
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
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

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

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証
聞誤一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
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好
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
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
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
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
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
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
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至若口奏則又迷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
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
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
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
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
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
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
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
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

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
蓋諷皇子竝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閩交進機會之說
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
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
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
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祕書著作
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
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
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
士從王堃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
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
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
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
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
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
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
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
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

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
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
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
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
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
勢之艱輿圖感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強爲善增
修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
謹左右而防壅蔽某誓人以輔後嗣既對帝問其父名
曰爾父以陳善爲患可謂繼美丁夫全欲致應麟不可
得遷太常寺主簿

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
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
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愛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
懼願汲汲預防毋爲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
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
擢祕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
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
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
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迂權臣意故應麟反之遷著
作佐郎度宗卽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

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
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
之丞相驚服卽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
貢舉詔應麟兼權直俄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
器少監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
李义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
宜謹感召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爲學要灼見古
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
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
駁綿兢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旣而轉對言人君防
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
院遷祕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
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
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
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
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
告應麟笑曰迂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
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
不專姦表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
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

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牒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文之起知徽州其父撫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擢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縱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節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耻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

必携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况夢炎舛令慢
陳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
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
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
東歸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
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
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
二十二卷詩攷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
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
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昨篇補
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王海二百

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
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
四卷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
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
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
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
庚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
華甫病革彊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幹

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
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入爲
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
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
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耻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
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
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
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熹社倉法於天
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
皆橫取民窮至自斃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
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
揅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
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
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
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
舞牲迎神爲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
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
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
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
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鑿一夕明發

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
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
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
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
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藉糶糶者斬
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
煮粥食餓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
運司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
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
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設器復風雷祀勸民種
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剗軍營五百間
皆善政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
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闕尚書
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
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
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
事蹇雄爲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
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
實亡震謂收哺於旣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
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

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
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
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
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
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
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
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
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盜賊萌芽時
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
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
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
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
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
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
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幾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馬應

和峴

弟蒙附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
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列傳

一

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入年十三善屬文多遊杜間嘗館

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王津縣令開寶中間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贊文有襲衣之賜及卽位擢爲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脩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帷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

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脩撰判館事
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
林爲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
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
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
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
罷退旣衆羣議囂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
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
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出
拜白求爲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
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
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
白嘗奉詔撰錢惟濟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
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爲保大軍
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
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
郎脩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
俄兼祕書監真宗卽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
獻擬陸贄榜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
以試之旣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

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
宏博屬文敏瞻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又頗厭番
直草辭踈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
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
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
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
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
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熒其之進吏部
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

年七十七曾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爲將作監主簿李隆

試祕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諧不苟
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
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
落者白多續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
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
喜嘲謗白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
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會有司謚白爲文憲內
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
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爲太子中舍
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廷州馬步軍都校
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
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
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爲相引爲祕書郎直
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
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
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
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
驚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
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勳踏天極地外則淮夷
構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
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刪
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
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
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
善者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
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
爲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
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
平爲武之宗覲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脩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蒞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社郵伍員則浮尸江滌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獲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爲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維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況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饗陰助忽使長廊虛逸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

惑焉深惟事實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脩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補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

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荏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人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遽爲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捕搏惟以飲戲爲務州有伶官錢

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殽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爲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爲流輩所許頗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還回下位遂命兼史館脩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爲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昉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脩爲時政記

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兼用若

錢少於貨幣卽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市物卽以兩錢當一又四川志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權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爲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卽位未行慶首擢爲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脩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翔意爲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遷從之明年授給事中

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疎雋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薨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昂嘗間行經廬陵道遇異人謂之曰中

原不父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爲遂
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
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
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復遁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卽
表授本縣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
而慕之因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
何聰兮無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
菑畲將使同方姬孔抗跡孫蘧精鷲廣漠心游太虛做
朝曦兮南榮迺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
舍顏懷粹凝和習懿器齋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并

無滌兮泉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
之心醉悲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
文之不墜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
落嗟響蛩而鳴蝸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
首而爲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
宜願在足而爲舄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
踵於浮丘願在服而爲袂傳繪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
涅寧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爲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
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簞當暑溽而冰
寒伊膚革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爲醴不亂

德而弱真體虛受之爲器草譎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爲
劔每輔衽而保裾殊鉛銛之効用比劓刃而有餘願在
橐而爲矢美箬羽之斯全疇懋勳而錫晉射窮壘而衄
燕願在體而爲裘託針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
服而有容願在軒而爲篁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
持廓虛心而有待人之願兮寔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爲
志兮璞藏發爲文兮霧委旣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
芷始無言兮植杖終俛首兮嗟解振襟兮自適覲物兮
解頤雲無心兮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況
玄黃之易絲人可汰而可鍛已不辨而不緇苟一鳴而
驚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
華兮差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爲伍仰踈籟兮
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
我眠兮琅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
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爲贄
昉深所嗟賞歷宣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州徙
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
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爲妖者置不問蜀民遂
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嘗作隋河辭
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使

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今日之利哉嘗聚
淮水流屍三千爲塚瘞之有戍卒謀亂昂誅其首惡凡
支黨之誑誤者悉貫之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
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爲峽路轉運副
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祕
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
復請老召還再直祕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卽
位遷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祕
閣書籍旣畢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踰年
拜章乞骸骨召對教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

日遣使就第賜與幣給全奉本府歲時存問章奏總
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
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
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
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
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
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
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肩壽
時人比漢之二疎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
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晚歲自

爲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詔
加賻贈錄其孫适出身好學純厚有清節澹於榮利
爲洗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
王邸時真宗居儲宮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未嘗
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
辭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少好學能
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德二
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
興國初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贊

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隣幾獻頌上覽
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
隣幾體貌尪弱如不勝衣爲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
駱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
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
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
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爲恨至淳化中
叅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隣幾追補唐實錄事隣幾一
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沒焉其家
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隣幾所

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鯁
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
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
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爲歌詩而嗜酒
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
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爲蓋屋咸陽二縣令
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
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
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
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其無檢多類此開寶二年自涇陽令入爲監察御史後
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聞
襄州雙泉寺僧能爲黃金往依焉遂削髮爲侍者久之
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
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簿秩滿以
書干宰相范質薦爲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
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
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送客延
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耳以譏

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爲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爲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郭昱者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又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開寶末普出鎮河陽昱詣薛居正上書極言謗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

鎮襄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翌日美遣還歲餘坐盜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鄧間雍熙中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徵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羈旅積年淳化中以詩于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授大理評事未幾卒又有顏贄董淳劉從義善爲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爲詩張之翰善牋啓贄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奉詔撰孟

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續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
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
公峴生之年適會疑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疑喜曰我
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三美七
歲以門蔭爲左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漢乾祐初加朝
散階十六登朝爲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太常丞建隆
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退閑雅太祖謂
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卽以峴門闕對俄
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

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
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月孝
惠二后神主祔于別廟峴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
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同祔別廟亦宜其別室孝明
皇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
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
州峴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
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
燎位置燼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廷設宮縣三十六
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

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實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旣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卽令樂工調品以諧律呂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辰管詔備于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夔晉二州通判

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卽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爲判官鄭同度論奏旣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蒙

蒙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

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爲四句詩頗有思致凝歎賞而奇
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
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雍熙
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緘以其林幹
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爲詳覆官遷光祿寺丞先
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著爲疑
獄集蒙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
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
第三榜碑以獻上甚稱獎命直史館淳化初蒙又撰七
榜題名記并補注疑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

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
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士蒙預考校作歌
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
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
出表以示宰相而蒙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蒙
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多得
也遂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
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
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
疾狀并恤其孤賜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卽授大理評

事次子敷補太廟齋郎蒙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
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
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
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蒙眸
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蒙
弟嶧始爲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
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
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祕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
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

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
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卽欲用吉終以佻
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
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
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
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
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
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
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

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二十九

48-11420

